



【英】劳伦斯(Lawrence,D.H.)◎著

恋爱中的女人

LIANAIZHONG DE NVREN

下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英】劳伦斯(Lawrence,D.H.)◎著

恋爱中的女人

LIANAIZHONG

下册

EN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第十九章 月光

伯金在病好了之后，到法国的南部住了一段时间。他没有给人写过信，谁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厄秀拉，只剩下了她一个人，感觉到好像是一切都毁灭了，好像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任何希望了，一个人就像是一块石头，存在于虚无的浪潮中，随着波浪而不断地升高。她自己是真实的，只有她自己——就像凶猛的洪水中的一块石头，剩下的一切都是空白。她过得很苦、很冷漠、很孤独。

但是对此她不知道做什么好，只有轻视、不声不响地进行抗争。整个世界都堕入了无聊的灰色激流中，她与外界的一切没有任何联系。她轻蔑和厌恶所有的一切。从她的心底，从她的灵魂深处，她轻视和厌恶人，特别是成年人。她喜欢的只是小孩和动物。她非常有激情地爱着小孩，但有时又很冷淡。

她想去拥抱他们、保护他们，给他们以生命。但是这种爱是以怜悯和绝望为基础的，这种爱对于她，只是一种束缚和痛苦。她最爱的还是动物，动物们都是单独行动，没有社会性，就像她一样。她喜欢那些田野里的马和牛，它们个个都是单独的，属于自己的，还很有魔力。对于动物来说，并没有什么可恶的社会原则，它们不会充满热情，也不会感到很悲惨，而人有时充满激情，有时又感到很悲惨，这是最令她深恶痛绝的。

她能够对别人表现出非常高兴，讨人喜欢的样子，有时几乎显得很恭顺。但是没有人被她骗住。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感觉到在她的内心的深处对人类所持的蔑视和嘲笑的态度。她深深地怨恨人类。“人”这个词所代表的意思使她感到很讨厌。

她的这种潜意识，这种蔑视和嘲笑的潜意识把她的心灵关闭到里面了。她觉得她有一颗爱心，她觉得她心中充满了爱。这就是她对自己的看法。但她那副精神焕发的样子，她神态中闪烁着的直觉活力却把她对自己的看法给否定了。

但是，有时，她也变得屈服和软弱下来，她需要完完全全的爱情，只需



要完完全全的爱情。她也经常不相信自己，精神上被扭曲了，感到非常的痛苦。对完完全全的爱的剧烈渴望又一次征服了她。

有一天晚上，她走了出去，持续的严重的痛苦使她人都麻木了。这个注定要被毁灭的人现在一定是要死了。这种感受最终达到了极点，她再也不能感受到更多的了。最终她又轻松下来。如果命运要把那些命中注定要死亡的人带人死亡与陷落中，那为什么她还要烦恼、为什么还要进一步自我批判呢？她感到非常的轻松，她能够在其他地方找一个新的同盟。

她向威利·格林的磨房走去。她来到了威利湖畔，在前一次把湖水放得几乎快干之后，湖水又快注满了。接着她转身走向林子。夜晚已经来到，四周漆黑一片。但她却忘了什么叫害怕，其实她是个十分胆小的人。这丛林的附近没有人家，这里有一种充满魔力的平静。一个人越是能够找到纯粹的孤独，找到那种没有人感染的孤独，她的感觉就越好。在现实的生活中，她害怕人，非常的害怕。

她感到一惊，发现她右边的树枝间好像有一个巨大的幽灵在看着她，对着她躲躲闪闪的。她感到非常的震惊，其实它只是月亮，从丛林中升起的明月。但是它看上去却非常的神秘，露着苍白、死一般的狞笑。她不可能躲避这个。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任何人都无法躲避这张险恶的脸，它得意洋洋的，向外射着光芒，很高傲地笑着。她对这个星体惨白的脸感到非常的害怕，她匆匆忙忙地向前走。她要在回家之前，看一下磨房边的水池。

她不想穿过那个院子，因为院子里有条狗，她转身走上了山坡，然后又从高处走下来。月亮在空旷的天际更加明亮，她就完全暴露在月光下，所以她感到有些痛苦。这里不时地有兔子出现在地面上，在月光下闪晃着。夜像水晶一样明亮，很宁静。就连远处一只羊儿的叹息她也听到了。

她转身走到了池塘上陡峭的、被树木遮掩住了的堤岸，这里桤木树根连着根交错在一起。走进了没有月光的阴影中她感到非常的高兴。她站在倾斜的堤岸上，一只手扶住粗糙的树干，在那里看着湖水，平静的湖水显得很美丽，水中浮着一轮明月。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样的景色她感到讨厌。她从中没有取得什么东西。她听着水闸里咆哮的水声。她希望从这夜晚里还能取得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她想要的是另外一种夜色，而不是月光明亮的夜晚。她可以感到她的灵魂在内心里呼叫，声音很悲哀、很荒凉。

她看到一个人影在水边走动，那一定是伯金。那时他已经不知不觉地回来了。她看到了他，但没有说什么话，好像没有事一样。她坐在桤木的树根上，阴影在四周包围着她，她听着水闸放水的声音在夜空中回响。岛屿在黑



暗中若隐若现，芦苇丛里也是一片黑暗，还有一些苇子在微微地反射着月光。一条鱼偷偷地跳出了水面，在池塘里反射出一道光线。寒冷的夜晚，湖水的光芒不断地把纯粹地黑暗划破，这使她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她希望这是一个完美的黑夜，非常的完美，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动静。伯金，又小又黑，他的头发染沾了一点儿月光，他闲逛着，越来越近了，他已经非常的近了，但他仍未引起她的注意。他不知道她在这儿。如果他想做什么事，他并不想让别人看见他做，他认为自己做得十分保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他那小小的隐私里有什么呢？他所做的事情，怎样就成了重要的事情呢？我们怎么会有什么秘密呢，我们都是同样的人啊？什么地方能够产生秘密，当我们知道了所有的一切的时候？

他边走边随便地抚摸着那些已经干枯了的花朵，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着。

“你不可以离开，”他说，“这里没有出路。你只有依靠你自己了。”

他把一朵干枯了的花朵扔进水中。

“这是一首轮流吟唱的歌——他们说谎话，你就歌唱回答他们。这儿不需要任何真理，如果这儿没有任何谎言的话。这样的话，一个人就不必去维护一些东西了。”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水面，又把几朵花扔到了水面上。

“自然女神，去死吧！这个该死的女神！难道有人妒忌她吗？这儿还有其他的什么吗？”

厄秀拉想大声、歇斯底里地笑起来，听着从他嘴里传出孤独的声音，觉得非常的可笑。

他站在那里静静地盯着湖水。接着他弯下腰拾起了一块石头，他用力把它扔进了湖里。厄秀拉看到湖中明亮的月亮跳跃着、摇摆着，在她的眼睛里，月亮变形了，看上去它像乌贼鱼一样伸出了拿着火焰的手，又像一只明亮的珊瑚虫在她眼前有力地跳动着。

他的身影在池塘边，盯着水面看了几分钟，然后，他弯下腰，在地面上摸索着。接着又突然响起了声音，水面上迸发出明亮的光芒，月亮在水中爆炸了，像雪白、可怕的火一样向四周射去。这火一样的光芒迅速地掠过水面，就像白色的鸟儿一样，同时发出混乱巨大的嘈杂声，与挡在它们向外传播的路上的浪头撞击着。远处浪顶的光芒消失了，好像在大喊大叫中猛烈地撞着堤岸寻找出去的路径，接着又把沉重的黑浪压了过来，直接涌向水面的中心。

在水面的中心，仍有一轮鲜明的、明亮的、颤抖的白月亮没有被摧毁。这带着火光的白色躯体翻腾着、挣扎着，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碎。好像

它在毫无目的地用着全身的力气来缩紧自己的身体。它越来越亮了，又一次向外展示了自己的权威，说明它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月亮。明亮的光线又一次地聚在月亮的周围，在水面上颤抖着，好像是取得了什么胜利。

伯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水面，直到水面几乎完全平静为止，月亮也平静了下来。他从中得到了满足，他又去寻找着更多的石块。厄秀拉感觉到了他那看不见的坚韧。过了一会儿，炸开的光线又在水面上爆发开来，使她眼花缭乱。他立即又投了第二块石头。月亮在白色的光线中跳到了空中。白色的光芒分开了向四周射去，黑暗又回到了水面的中心。

这里没有了月亮，水面成了四射的光线与阴影的战场，它们缠在一起。阴影，显得黑暗而沉重，它一次又一次地袭击着月亮所在的地方，把月亮湮没了。白色的断断续续的破碎月光上下跳动着，它们不能找到出路，它们分开又很灿烂地落到了水面上，就像是玫瑰的花瓣被风吹得远远的，散落得到处都是。

但是这些光线仍然一路闪烁着回到了中心，摸索着寻找着道路。所有的一切都又平静了下来，伯金和厄秀拉都看着水面。岸边的水“哗哗”地响着。他看到月光无声无息地又聚集了起来，他看到了玫瑰花的中心强有力、盲目地交织着，把那细碎的光点召了回来，让它们跳动着回来，聚集到一起。

但是他仍不满足，他像一个疯子一样，继续这样做着。他拿起大石头，一块接着一块向那白色的中心投去，直到那里什么也没有了，只有空荡荡的响声，只见那一个水浪涌起来，就把月亮给淹没了，只有几片破裂的光处于混乱状态，并在黑暗中闪烁着，没有任何目的，也没有任何意义，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就像一个黑白万花筒被随便地投掷着。

空荡荡的夜晚带着杂声摇摆着，冲撞着，水闸那边有节奏的刺耳水声也传了过来。远处的某一奇怪的地方，光的碎片到处都是，在阴影之间痛苦地闪烁着，小岛的垂柳在阴影中也闪烁着点点星星的光。伯金站在那儿，听着这一片水声，他感到满足了。

厄秀拉感到眩晕，脑子里什么也没有了。她觉得她已经倒在了地上，像水一样被泼了出去。她一动也不动筋疲力尽地阴郁地坐在那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仍然感觉到——但没有看到——光影在黑暗中到处乱动着，舞动着，慢慢地聚在一起，又稳定了下来。它们又重新聚成一个中心，又一次获得了生命。

慢慢地，到处乱散的光影又聚到了一起，喘息着，跳动着，摇摆着，向后退着，好像有些惊慌失措，接着又鼓足勇气向目标行进，在每一次要前进

的时候，它都佯装着后退一下。它们闪着光亮慢慢地聚在了一起，光束在不知不觉中变大了，变得更亮了，紧接着，又一道又一道地聚上来，直到最后形成了一朵不规则的玫瑰花。扭曲的、磨损的月亮又在水面上颤抖起来，它想停止颤抖，征服自身的畸形与骚动，使自己完整和镇静下来。

伯金迷迷糊糊地在水边闲荡着。厄秀拉怕他再用石头砸那个水中的月亮。她从自己坐的地方滑下去，对他说：

“不要再扔石头了，可以吗？”

“你在这儿呆多久了？”

“我一直都在这里。不要再扔石头了，可以吗？”

“我想知道是否能把月亮赶出池塘。”他说。

“是的，它太可怕了，这是真的。为什么你不喜欢月亮呢？它对你没有什么害处呀，对不对？”

“那是憎恨吗？”他说。

他们沉默了好几分钟。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道。

“今天。”

“为什么你从不写信？”

“我没有什么说的。”

“为什么没有什么说的？”

“我不知道。怎么这儿现在没有雏菊了？”

“没有。”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厄秀拉看看水中的月亮，它又聚到了一起，又轻轻地颤抖着。

“孤孤单单一个人，这样对你有好处吗？”她问。

“或许有吧。当然我懂得并不多。但是我得到了很多。你做过什么重要的事吗？”

“没有。我看着英格兰，我想从此与它之间完了。”

“为什么是英格兰呢？”他惊奇地问道。

“我不知道，感觉是这样的。”

“它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他说，“法兰西更糟。”

“是啊，我知道。我感觉到我与这所有的一切都没关系。”

他们走了一会儿，在阴影中的树根上坐下来。在安静的环境中，他想起她那美丽的眼睛，那双眼睛有时很明亮，像泉水一样，里面充满了美好的希



望。于是他慢慢地、有些困难地对她说：

“你身上闪着金光，我想让你把这金光给我。”好像他已经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很长时间了。

她感到了震惊，好像要跳开，远离他。但是她还是很高兴。

“什么样的光？”她问。

他害羞了，再也没有说什么，时间就在沉默中过去了。她慢慢地感到有些悲哀了。

“我活得并不充实。”她说。

“嗯，”他简短地回答了一下，他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我感觉没有人会真的爱我。”她说。

但是他没有回答。

“你想我需要的只是肉体上的东西，是不是？不，不是那样的，在精神上你要对我好。”她慢慢地说道。

“这个是我所知道的，我知道你并不只想要肉体上的东西。但是我想让你给我——把你的精神——那个金色的光芒给予我，那个金色光环就是你，这个你并不懂，把它给我吧。”

沉默了一会她回答道：

“但我怎么能这样呢？你不爱我呀！你只想着自己的目标。你没有想着为我尽义务，但你想着让我给你做事。这只对你有利！”

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来维持这样的对话，并迫切要求他想从她那里得到的东西，让她在精神上屈服。

“那是不同的，”他说，“两种义务是不同的。我以另一种方式为你服务，不是通过你，而是通过其他的什么东西。但我想我们要不互相打扰地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才真正地在一起，好像它是一种现象，而不是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自身的努力去维持的东西。”

“不，”她沉思着说，“你是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你从来就没有热情，你从来没有向谁放出火花。你只想你自己，真的，你只想你自己的事。你需要我，仅仅是为了这个，让我服务于你。”

但她说的话只能让他对她关上心扉。

“噢，”他说，“说什么都没有关系。终究，我们之间存在不存在那种东西呢？”

“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她叫道。

“我是爱你的，”他生气地说，“但是我想——”他的大脑又一次看到她眼

中那可爱的金色的光芒，眼睛里就像充满了泉水，那光芒好像是从一些奇妙的窗口射了过来。在这个谁也不关心谁的世界里，他想让她和他在一起。但是，告诉她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他想要她这个伙伴，但这有什么用处呢？终究，现在应该与她谈些什么呢？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如果非要让她发誓的话只能招来灾难性的结果。这种想法是一只天堂之鸟，它永远也不可能进窝，它必须自己飞到对方的心中。

“我一直认为会有人爱我的，但是我失望了。你不爱我，你知道这个。你不想为我尽义务。你只是想着你自己。”

听到那句被重复的话“你不想为我尽义务”，他生气极了，血管里充满了怒火。那些天堂鸟从他心中消失了。

“不，”他恼怒地说道，“我不想为你尽义务，是因为你没有什么需要我去做。你想让我给你做些什么，什么也没有，甚至你自己也不需要我为你尽义务，这就是你的女性特点。为了你的女性的自负我什么也不会做的，这些仅仅是破布做成的布娃娃而已。”

“哈！”她用嘲笑的口气说道，“在你的想象中我就是那样的人，对吗？你还厚颜无耻地说你爱我！”

她生气地站了起来，回家去了。

“你想要的是天堂似的未知世界。”她转过身，对着他静坐在那里的模糊身影说，“我理解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谢谢你。你想让我成为你的某一样东西，从不对你提出疑问，也从不为我自己说些什么。你让我是纯粹属于你的某一样东西！不可能，谢谢你！如果你想那样的话，这里有很多的女人能够满足你。这里有很多的女人会躺在地上让你从她们的身上走过——你去找她们吧，如果你想这样的话，请去找她们吧。”

“不是的，”他生气地脱口而出，“我希望你把你过分自信的意志抛弃，把你的可怕的固执性格抛弃，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我想让你含蓄地相信你自己，这样你就可以让自己得以解脱。”

“让我自己解脱？”她嘲笑着说，“我完全可以轻易地解脱我自己，而你不能解脱自己，你固守着自我，好像它是你的唯一财富。你，你是主日学校的教师，你，一个牧师。”

她这话中所包含的真理使他感到木然和迷惑。

“我的意思并不是让你以狄奥尼索斯狂热的方式解脱自己，”他说，“我知道你能够那样做。但是我不喜欢狂热，无论是狄奥尼索斯式的还是其他形式的。那好像是在一个松鼠笼里打圈子。我希望你不要太在意你自己，不要太

在意你自己，也不要太固执了，要高兴起来，对自己自信一些，对一些事也不要太关注了。”

“谁固执了？”她讽刺道，“谁做事的时候一直都很固执？那不是我！”

他听出了她话语中的挖苦与刻薄，他安静了一会儿。

“我知道，”他说，“我们两个在对方面前都很固执，我们都错了。但是我们之间还没有达到一致。”

他们静静地坐在岸边的树影下。他们周围是淡淡的夜色，他们故意处于黑暗之中。

他们慢慢地都平静了。她试着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他们轻轻地、默默地把手握在一起，都没有说话。

“你真的爱我吗？”她问。

他笑了起来。

“我把那句话称为你的口号。”他开玩笑地说。

“真的吗！”她十分高兴和惊奇地叫了起来。

“你的顽固——你的口号——‘一个布朗温，一个布朗温’——一个古老的战斗口号。你的口号是‘你爱我吗？流氓，要么屈服，要么去死。’”

“不嘛，”她用恳求的语气说道，“不是那样子的。不是那样的。但是我必须知道你是否爱我，是不是？”

“那么，去了解它，否则算了。”

“但是你真的爱吗？”

“对，我爱。我爱你，而且我知道这是永恒的。是永恒的，还要说些其他的什么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高兴又怀疑。

“你敢确信吗？”她说着高兴地靠近了他。

“非常的确信，那么现在就做吧，接受这爱吧。结束它。”

她离他更近了。

“把什么结束了？”她高兴地咕哝着说。

“把烦恼结束了。”他说。

她紧紧地贴着他。他则紧紧地抱着她，轻轻地温柔地吻着她。多么的安静和自由啊，仅仅是拥抱着她、轻轻地亲着她，没有其他的任何思想，也没有其他的任何欲望，也没有其他的任何意志，仅仅是与她安静地在一起，在一片宁静的气氛中，不入睡，但是从心里得到满足。满足于愉悦，没有了欲望，没有了固执，这就是天堂：同处于幸福的安静之中。



她长时间地依偎在他的怀中，他轻轻地吻着她，吻着她的头发，她的脸，她的耳朵，温柔，轻巧地，像露珠坠落下来。但热乎乎的呼气响在她的耳边，使她再次感到不安，把旧的毁灭火焰点燃了。她紧挨着他，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血液像水银一样在变动着。

“但我们能平静下来，是不是？”他说。

“是的，”她说，好像很顺从。

然后她继续躺在他的怀里。

但过了一会儿，她抽出了身子，看着他。

“我现在必须回家了。”她说。

“必须走吗？太令人伤心了。”他说。

她向他倾着身子，让他吻她的嘴。

“你真的伤心吗？”她笑着小声说道。

“是的，”他说，“我希望我们能永远像刚才那样。”

“永远！真的吗？”在他亲她的时候她小声说着。然后她用尽全身的力量低声说道：“吻我！吻我吧！”说着她又紧紧地靠近了他。他亲了她许多次。但是他仍有他的思想和意志。他现在需求的只是温柔的交流，没有别的什么，也没有激情。于是她很快就抽出自己的身体，戴上帽子，回家去了。

但是第二天，他感到了渴望和向往。他觉得也许是昨天错了。或许他带着需求什么的思想去接近她是错误的。那仅仅是一种想法吗？或者说它能解释为一种有深刻含义的向往吗？如果是后者的话，他怎样去解释他那经常提到的肉欲满足？这两者并不相互融合。

突然他发现自己面对着这样简单的一种现状，太简单。一方面，他明白他并不想要更进一步的肉体经历——一些更深的、更黑暗的生活比普通的生活更能提供的。他想起了经常在海里戴家看到的非洲人的雕塑。

那是一个大约两英尺高的小雕像，高高的、纤细的、端庄的外形，从西非来的。是用黑木雕成的，既光滑又温和。这是一个女人的雕像，头发做得非常高，好像一座圆圆的屋顶。他十分生动地记得她，她是他的灵魂深处的一个模仿者。她的身体修长、文雅，她的脸很小就好像一个甲壳虫，上衣的领口镶着一圈圈的圆边，像是铁圈叠成的圆柱堆在脖子下面。

他记得她，她的高雅显示出她有惊人的修养，她那好像甲壳虫一般的面孔，令人惊奇的长长的端庄的身体，下面是短短的非常难看的腿，以及如此突起的臀部，在她长长的纤细的腰下面是如此的沉重和意料不到。她明白他自己所不明白的事物。她有几千年纯粹的肉欲，完全非精神的知识。一定经



过了成千上万年的时间，自从她的那个种族神秘地去世以后。那也就是说，自从感觉和坦率真言的精神之间的关系破裂以后，留下的只是一种神秘的肉体经历。

几千年以前，对他自己来说即将到来的事情一定已经在这些非洲人身上出现过了。仁慈、神圣、创造和生产幸福的渴望一定流失了，只留下一种单一的对学问的推动——通过感官追求的盲目，发展的知识，这知识被安排和结束在感觉上，这种神秘的学问存在于瓦解和解散中，这是和甲壳虫拥有的同样的知识，它们完全生活在一个腐败和冷淡的解散中。这就是为什么她的脸看起来像一个甲壳虫，这就是为什么埃及人崇拜金甲虫——由于这是腐败和解散的知识原则。

在死亡之后，当精神打破强烈的受难，冲破它有机的控制以后就好像一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一样，还有长长的路可走。我们脱离了生活和希望之间的关系，我们背离了那种纯洁的完整生命，背离了创造性和自由，我们掉入了非洲人那长长的纯粹的肉欲的理解中，那是一种神秘的解散的学问。

现在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长长的过程——从创造性的精神去世以后到现在为止已经花去了好几千年的时间了。他觉悟到，这儿将有巨大的秘密被开启，无意识和可怕的神秘比生殖器的崇拜更加难以开启。在他们倒退的文化中，这些西非人何以能够超出对生殖器的认识呢？非常非常遥远。伯金又一次回忆起了那个女性的外形，长长的身体，奇怪的、想不到的重重的臀部，长长的、被包起来的脖子以及好像甲壳虫一般微小的面孔。这些都大大超过了一切和生殖器有关的学问，微妙的肉欲也远远超出了这些生殖器知识所研究的范围。

在那儿这种方式保持着，这种可憎的非洲人的过程将要去实践。它将会被白人以不同的方法去实践。白色人种，有北极在他们身后以及巨大的冰和雪的提取，将会实践神秘的冰的破坏性的知识和雪的提取的歼灭，但是，西部非洲人，被撒哈拉燃烧着的死亡概念控制着，在太阳的毁灭和神秘的阳光腐败中实现了计划。

这就是全部被保留下来的东西吗？难道除了打碎愉快的、有创造性的存在物体以外就没有留下其他东西吗？是不是我们具有创造性生活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是不是留给我们的只有非洲人那陌生的、恐怖的死亡知识？但是我们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从北方来的有着金色的头发和蓝眼睛的人。

伯金想起了杰拉德。他就是来自北方的奇特的残忍的魔鬼之一，他在那个霜一般寒冷的神话中得到了实践。他是不是受命运的支配也要经过这种知



识，这种霜一般寒冷的知识，在寒冷的世界中死去呢？他是否是一个把宇宙溶入到白人世界的报信者呢？

想到这里，伯金感到很恐惧。当他达到那种沉思的程度的时候。突然他奇怪的、紧张的注意力消失了，他再也不能沉湎于这些神话了，这儿有另一条道路，那就是自由的路。那儿有一个进入纯洁的、单一的个体入口，在那里个别的精神是在爱、联合的渴望之上的，它比任何一种剧痛的感情都要强烈得多，这是一种自由的、自豪的、单一的可爱的状态，它接受与别人长久相联系的责任，受爱情的束缚和控制，但是从来不会失去它自己骄傲的个性，即使在它爱和屈从的时候。

那儿还有另外一条路，一条保留着的路。他走这条路。他想起了厄秀拉，她是那么的灵敏和微妙啊，她的皮肤太美好了，好像是一种正被需要的皮肤。她真的是如此的温和和灵敏。他为什么会忘记它呢？他要立即去她那儿，他必须求她嫁给他。他们一定得立刻结婚，以便建立一个确切的保证，进入一种明确的感情交流。他一定得立刻出发去恳求她，这个时刻，没有一点时间可以花费了。

他飞快地向贝多弗跑去，他自己的行为中只有半分意识。他看到山坡上的小镇，并没有向四周蔓延，但是好像被矿工住宅区边上的街道围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正方形区域，这看起来就好像他想象中的耶路撒冷。整个世界都是奇怪的、出众的。

罗瑟琳给他打开了门，她像小姑娘一样惊诧了一下，接着她说：

“噢，我去给爸爸说一下。”

说着她消失了。留下伯金在大厅里，他站在大厅中看着一些毕加索的复制品，那是戈珍刚刚临摹来的。他非常赞赏她对给人美感的土地魔力的理解。正当这时，威尔·布朗温出现了，他正放下衣袖。

“嗯，”布朗温说，“我去穿件大衣。”接着他也消失了一会儿。然后他回来了，他打开客厅的门说：

“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刚才正在小屋里做一小点活。请进来吧。”

伯金进了屋子并坐下了。他看着布朗温先生明亮的、略带红色的面孔，看着他窄窄的眉毛和非常明亮的眼睛，又看了看稠密的胡子下面相当宽广的厚嘴唇。这是多么令人惊奇啊，这竟然是一个人！布朗温对他自己的想法，非常的没有意义，与他的事实形成了对比。

伯金只能看见这位年近五十岁、身体瘦削、眼睛明亮的人是热情、欲望、抑制、传统和机械观念奇怪、无法说明、几乎不成形的集合体，这所有的事



物一点都不混乱地集中到他的身上。他仍像他二十岁时那样没有主张、没有创造性。他怎么会是厄秀拉的爸爸呢？当他还不能创造他自己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爸爸。只有一点肉体是从他那儿传给了儿女，但是那些精神并不是来自任何一位祖先。它们来自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一个孩子就是神话的后代，否则他就是未出生的婴儿。

“今天的天气不像以往的天气那样坏，”布朗温等了一会儿后说。这两个男人之间一点联系也没有。

“是啊！两天前还是满月呢？”

“噢，你认为是月亮影响了天气吗？”

“不，我不认为我是这样想的。我对这个真的懂得不多。”

“你明白他们都说些什么吗？他们说月亮和天气可能是一起变化的，但是月亮的变化不会改变天气。”

“是吗？”伯金说，“我还没有听过这些。”

接着停顿了一下，然后伯金说：

“我打扰你了。我其实是来拜访厄秀拉的。她在家吗？”

“我不相信她在家。我相信她一定是去图书馆了。我可以去看一下。”

伯金能听见他在餐厅里询问。

“不在家，”他回来说，“但是她不会在那儿呆很长时间的。你想和她说话吗？”

伯金用令人惊奇的镇静和明亮的眼神看着布朗温说：

“实际上，我是来恳求她和我结婚的。”

一丝亮光在老人金黄色的眼睛里闪了一下：

“啊？”他看看伯金，接着在镇静地、稳定地注视着另外一个人之前垂下眼皮说：“她是不是在期待你呢？”

“不清楚。”伯金说。

“不清楚？我对这种事的发生一点儿都不了解——”布朗温笨拙地笑着。

伯金又回过头看着布朗温，自语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发生’呢！”接着他又大声说：

“不，可能这是相当的突然。”这时，想了想他和厄秀拉的关系，他又加了一句说：“但是我不清楚——”

“非常突然，是不是？唉！”布朗温说，他相当地为难和苦恼。

“一个方面是这样的，”伯金说，“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就不是了。”

又停顿了片刻，然后布朗温说：



“嗯，她自己高兴就行了——”

“噢，是！”伯金平静地说。

一种振动从布朗温强烈的声音中传了出来，当他回答的时候。

“虽然我并不想要她这么着急地结婚，但是也不能左顾右寻拖得太久。”

“噢，这不需要拖太久的。”伯金说“不会太久的。”

“你的意思是什么？”

“若是一个人后悔结婚的话，这个婚姻就到尽头了。”伯金说。

“你是这样想的吗？”

“是的。”

“噢，这可能就是你看待它的方式吧。”

伯金沉默了，他心里想：“可能就是这样。至于你威廉·布朗温看待这件事的方式，这就需要一点解释了。”

“我想，”布朗温说，“你了解我们家里人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吗？你了解她有哪种教养吗？”

“她，”伯金想起他孩童时期所受的管教，自己心里想，“是猫的母亲。”

“你是问我了解不了解她的教养吗？”他大声说。他好像故意想要惹恼布朗温。

“嗯，”他说，“她拥有一个女孩子应该有的一切——尽可能，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去给予她。”

“我确信她有的，”伯金说，这话引起了一阵危险的停顿。那位父亲变得激怒了。伯金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他发怒，仅仅他的存在就自然地让他觉得不愉快。

“但是我不想看着她违背这一切。”他用一种叮当响的声音说。

“为什么？”伯金问。

布朗温的大脑受到了一声爆炸的震动。

“为什么！我不信任你们那种新发明的方法，不信任你们那新发明的想法，出出进进好像药罐子中的青蛙一般。我永远也不会为我那样做的。”

伯金毫无情感地注视着他。那种激进的气氛开始在两个男人之间上升。

“是，但是我的方法和主意是新发明的吗？”伯金问。

“是不是？”布朗温急忙说：“我不是单单在说你，”他说，“我说的意思是我的孩子们是根据我自己的信仰和想法来抚养的，我不想看着他们背离它。”

又有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停顿，伯金问：“除此以外呢？”

父亲踌躇了，他感到很难受。



“嗯？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所有想说的是我的女儿——”他感到无法表达自己，陷入了沉默。他明白在某些地方他偏离了主题。

“当然了，”伯金说，“我也不想去伤害某些人或者是影响某些人。厄秀拉做的正是她高兴做的。”

又出现了一种彻底的沉默，因为相互理解的完全失败。伯金觉得非常无趣。厄秀拉的父亲不是一个和他思想一致的人，他的话全是老生常谈。年轻人的眼睛停留在老人的脸上。布朗温抬起头来，看见伯金正在注视着他，他的脸马上被一种无言的愤怒、羞辱和力量上的自卑感给覆盖了。

“至于信仰，那是一回事，”他说，“可是，我宁愿让我的女儿们明天就死去也不愿看到第一个来到她们身边的男人对她们呼来唤去。”

一丝奇怪的痛苦的光芒出现在伯金的眼睛里。

“关于那个，”他说，“我仅仅明白女人对我呼来唤去比我对她们呼来唤去得多一些。”

又是一阵停顿，布朗温稍稍有一点不知所措。

“我明白的，”他说，“她会让她自己高兴的，她总是这样做。我对她们已经竭尽全力了，但是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她们应该自己快乐，她们不用取悦任何人除了她们自己。但是她还应该为她母亲还有我考虑一下。”

布朗温正在考虑自己的事情。

“我跟你这样说吧，我宁愿把她们埋葬，也不愿看着她们过放荡的生活，和你现在处处都能看到的事情一样。我宁愿埋葬她们，也——”

“是的，但是你看，”伯金慢慢说，他对这新一轮谈话感到无聊和讨厌，“她们不会给你或者我任何机会埋葬她们的，因为她们是不可能被埋葬的。”

布朗温看着他，带着一种突然而来的虚弱的愤怒。

“现在，伯金先生，”他说，“我不明白您来这儿有什么事，我也不明白您在要求些什么。可是我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当我还能够做的时候，照顾她们是我的职责。”

伯金蹙紧了眉毛，他的眼睛发出嘲笑的光芒。但是他还保持着完美的呆板和镇静，又有了一阵停顿。

“我一点也不反对你娶厄秀拉，”布朗温终于说，“这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同意或者不同意，她可以做她喜欢做的事情。”

伯金扭过脸去看着窗外，任凭他的意识随意游走。毕竟，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再这样子继续下去是没有希望的，他准备一直坐到厄秀拉回家来，然后他跟她说，接着就离开。他不想从她父亲手里接受麻烦。没有必要，他

自己也没有必要去惹这些麻烦。

这两个男人沉默地坐着，伯金差不多忘记了自己所在的地方。他是来求她嫁给他的，嗯，然后，他打算一直等着她，询问她。至于她要说的话，不管接受或者是不接受，对这件事他是不会再考虑了。他准备说他要说的话，那是他能意识到的所有东西。他接受了这个对他来说完全没有意义的房子，但是现在，所有事物好像都是受命运的支配。他只能看见前面的一件事情，没有比这更多的了，现在他已经被时间这个生物体给完全解除了，这不得不留给命运和机会去解决这些问题。

他们终于听到了大门的响声。他们看到她胳膊下夹着一捆书上了台阶。她的脸还是和平时一样的明亮和出神，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她的注意力好像并不在那儿，对现实并不在意。这使她的父亲太愤怒了。她有一种发狂地表现她自己的不逊的光彩的能力，在那里她看起来象在阳光下一样容光焕发，但是她好像把现实排除在外了。

他们听到她走进了起居室，接着把那一捆书放在了桌子上。

“你给我带回《姑娘自己的书》了吗？”罗瑟琳大叫道。

“是的，我带回来了。但是我忘记哪一本是你想要的了。”

“你应该记住的。”罗瑟琳愤怒地大叫道，“怎么会忘了呢？”

接着他们又听到她用一种很低的音调在说某些事情。

“在哪里？”厄秀拉大叫道。

她妹妹的声音又压低了。

布朗温打开门，用他洪亮的声音大叫道：

“厄秀拉。”

她立刻就出现了，戴着她的帽子。

“噢，你好吗！”当她看到伯金的时候，她惊奇得眼都花了，大声叫起来。他惊奇地看着她，当他知道她已经意识到他的存在的时候。她喘不过气来，好像被这个真实的世界给迷惑了。这使她自己那个明亮的世界变的不真实了。

“我打断一次谈话了吗？”她问。

“不，仅仅是一种完全的沉默。”伯金说。

“哦，”厄秀拉模糊地、神不守舍地说。他们的出现对她来说并不重要，她并不在意，她并没有把他们放到心里。用这种微小的侮辱来激怒她的父亲是从来没有失败过。

“伯金先生是来和你说话的，而不是来和我说话的。”她的父亲说。

“噢，是吗！”她模糊地大声叫着，好像这一点都不关她的事。接着她又